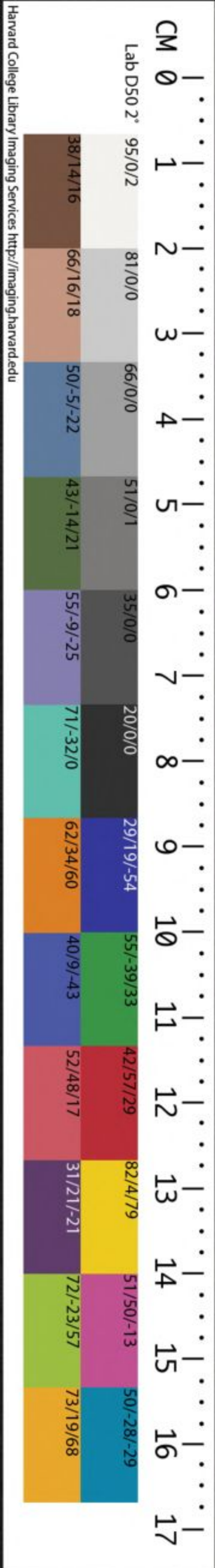


T 2512/8193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HARVARD
ASIAN LIBRARY
700 EAST ASIAN BLDG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02138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六

建武二十年春二月帝還宮○夏四月大司徒戴涉

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坐免

通鑑曰戴涉坐入故太倉令竇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
連職策免融尹氏曰涉之死不書其罪豈溢殺耶下書
融坐免曰坐刑知涉實有罪而融
連坐之矣此以一字以見義也

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通鑑曰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
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卒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
故事漢性剛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
或陳不利或多惶懼夫漢帝度漢意氣自若方漢死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六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漢

甲辰 漢建武二十年春二月帝還宮○夏四月大司徒戴涉

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坐免

通鑑曰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融尹氏曰涉之死不書其罪豈濫殺耶下書融坐免曰坐則知涉實有罪而融連坐之矣此以一字以見義也

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通鑑曰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放而已及卒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疆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屬器

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疆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遣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匈奴寇上黨天水扶風○六月以蔡茂為大司徒朱浮為

大司空

通鑑曰太子太傅張堪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疆起之欲以為司徒湛辭疾篤不能任事故罷之而用茂浮

徙中山王輔為沛王

劉氏曰東漢封子不書此何以書輔廢后子也后雖被廢帝之加恩其子猶若此故進為中山王書徙為沛王書于存厚也

以郭况為大鴻臚

通鑑曰帝數幸况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况真定藁人郭后之弟也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

通鑑曰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可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再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擊之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高堅自持勉思鄙言焉氏曰梁松安定烏氏人統之子竇固平陵人融之從子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

通鑑曰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害至於郡縣損壞百姓

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跡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諸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強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

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擊走之

通鑑曰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丘氏曰鮮卑始見于此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

許

通鑑曰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俱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帝不許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

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乃許之

丙午二十二年春閏正月帝如長安祠高廟上陵二月還宮

○夏五月晦日食○秋九月地震○冬大司空朱浮免以

杜林為大司空○以劉昆為光祿勳

通鑑曰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昆陳留東昏人

青州蝗○匈奴單于興死子蒲奴立求和親許之

通鑑曰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來其故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

郎將李茂報命許之劉氏曰書求
又切於書請者矣書求和親始此

詔罷邊郡亭候招降烏桓

通鑑曰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
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

通鑑曰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
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
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
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班固曰孝武之世圖
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乃表河曲列四郡開
王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
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
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
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
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
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
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直質於漢願
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
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尹氏
曰前書請都護不許今書復請都護不許則帝之不勤
遠畧務內不務外之意曉然見矣漢業鼎安宜哉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蔡茂卒○秋八月大司空杜

林卒○以王況為大司徒

王況曰王讀為肅王况人姓名
章懷曰王况字文伯京兆人也

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馮氏曰純杜陵人放
之子安世之玄孫也

武陵蠻反遣將軍劉尚擊之敗沒

通鑑曰武陵蠻反尚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高侯朱祐卒

通鑑曰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劉氏曰建武功臣多矣書卒者十有二人皆顯功者也祐無顯功何以書祐為將多受降不存首級功蓋賢將也故持書之一統志云南漢縣名在濟南府德州城南一百六十里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

于款塞內附

通鑑曰初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并禦此虜事下公卿議者

帝以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獨五官中郎將耿國以為立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為南北匈奴丘氏濬曰匈奴分部始于此

秋七月遣馬援擊武陵蠻

通鑑曰武陵蠻寇臨沅遣李嵩馬成討之不克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鑠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謂友人社情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馮氏曰五溪在辰州府盧溪縣西武山屬道元水經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酉溪瀘溪辰溪皆繫嶽子孫所居謂之五溪蠻也

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

通鑑曰匈奴南單于日逐王比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官穎川邾人

二十五五年春正月朔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通鑑曰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絡繹款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斬匈奴持其頭詣郡其後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匈奴南單于擊北匈奴破之來請使者監護

通鑑曰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真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于復監護遣侍子脩舊約

三月晦日食○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通鑑曰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中即將梁松來侯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尤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龍述也季良杜保也

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群惑眾以援書為証而梁松實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示以訟書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松由

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
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
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
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
會暑甚士卒多疫死耿舒與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
擊充糧雖難進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
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伏波類西域賈
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
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構陷援帝大怒追收
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餌葷菜實能輕身勝瘴氣
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皆所載皆明
殊文犀角益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示
之方知所坐上書訟冤前雲陽令朱勃上書曰竊見故
伏波將軍援間者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木竟而死
吏士雖疫援不獨存惟後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
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威爵絕國土不傳
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莫為之哭墓
隙並興宗戚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

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守續以厭海內之望帝
意稍解胡氏曰梁松坐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而使
之責問援代監其軍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
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劾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
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
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
令終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尹氏曰君臣之交難矣哉
馬援當雲擾之初擇君而事見世祖厭廓大度知其
帝王有真即委質臣服帝亦推誠用之由是奮其智能
建立事功為中興名臣及其悅節乃不能自保况援此
行止於未能成功而已非有敗軍殺將之罪何為怒之
若此綱目書援卒于軍則見其沒于王事之實書詔收
印綬則見其無罪可書之實由是觀之明如光武智如
馬援猶不保終始况他人乎吁劉氏曰春秋卒于師嘉
死事也上書卒于軍下書收其
印綬帝之失大矣特書詔譏之

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群蠻降之

遼西烏桓內屬置校尉以領之

通鑑曰是歲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侯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摠領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二谷窳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戊庚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俸

通鑑曰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初作壽陵

通鑑曰帝云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虜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羨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胡氏曰光武幸南陽宗戚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復一日敢望許久邪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之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永終天祿享國長久也劉氏曰皇帝踐祚即起陵邑漢書舊制也於是帝即位二十六年矣始作壽陵制度簡易故特書初羨之也

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

通鑑曰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

通鑑曰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制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秋匈奴南單于遣子入侍

通鑑曰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仗噐又轉河東米備牛羊贍給之賜繒綵合萬疋歲以為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比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丘氏曰嗚呼天地有大界限華夷是也華處乎中夷處乎外是乃天防者也奈何自決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內乎漢自宣帝時徙羗於三輔至是光武又居匈奴於雲中西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世二百五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可不為深長之慮乎

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通鑑曰南單于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畧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冀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始定禘祫制

按禮時祭之外有禘有祫祫者合也謂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禘者禘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也漢制三年一合毀廟主合食高廟未毀者不與焉元始五年始行禘禮建武十八年光武幸長安又詔太常行於高廟至是詔問張純據經典詳為其制純議禘祭以夏

四月拾祭以冬十月請如禮施行以時定禮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拾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為昭景宣為穆自是禘祫遂定

亥二十七年夏大司徒王汎卒○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

司馬曰太尉○以趙憲為太尉馮勤為司徒

漢史曰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太尉即日罷大僕趙憲為大尉大司農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請擊匈奴不許

通鑑曰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議不決皇太子曰南單于新附北虜畏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端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阻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

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請因北匈奴疲困擊之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壽張侯樊宏卒

通鑑曰宏為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且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後欲以為武劉氏曰功臣封侯者三百六十五人皆不書卒宏何宏近有德者也故特筆書之

壬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

通鑑曰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簏之樂擬於乘輿延平陳氏曰愛其有禮而以僭堂之過矣劉氏曰廢興之際難矣疆能為子帝能為父故特書之

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

劉氏曰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帝可謂能存厚后可謂善處廢故書交予之

詔郡國收捕王侯賓客○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通鑑曰先是上問趙憲以長久之計憲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何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俠與京師諸貴戚交善援為好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磐當屏居自守反交貴戚用氣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後出入王侯第時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援謂司馬呂种曰自今以往海內日安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八月戊寅東海王疆沛王輔楚王英齊南王康淮南王延始就國

通鑑曰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子太傅以博士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以勉哉榮沛郡龍亢人

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通鑑曰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
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
徒楊班彪曰臣聞孝宣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作
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
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
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
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然今皆未獲助
南則亦不宜絕此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
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今必有道今立藁草并上曰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計議甚高為
並蒙孝宣皇帝垂息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
邳支忿戾自絕而漢感之呼韓親附保國傳嗣子孫相
繼今南單于款塞歸命自以呼韓親嫡長次第當立而侵
奪失職數請兵將掃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
斯言不可獨聽又以比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

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皆
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賞順誅逆善惡之效呼韓
邳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
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禹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
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裘馬今齋雜
繒五百匹弓韃纘九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
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
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
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
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
聞帝悉納從之劉氏曰書求和親矣未有書乞和親者
乞卑辭也又切於求者矣先是北匈奴嘗求和親不許
於是更乞和親故特書乞終綱目書和親十六莫
善於乞和親莫不善於結和親書乞和親一而已

二十九春二月朔日食

漢史曰詔遣使者舉寬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
人二級緇寡孤獨篤癘貧乏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甲寅 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通鑑曰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斃令也田於是群臣不敢復言

閏月還宮○有星孛于紫宮○夏大水○膠東侯賈復卒

通鑑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乙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是月晦日食○蝗○陳留雨

穀

漢史曰形細如梯裨實

北匈奴遣使貢獻

丙辰 三十二年改四月建武中元元年

丘氏曰按通鑑紀年書其後紀者今並書之舊書是年為中元元年今從綱目冠以建武者續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改建武中元元年故也

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

通鑑曰倫為京兆掾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共矣後補為淮陽王醫工長隨王入朝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召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王氏曰第五倫出於齊諸田之後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其名也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通鑑曰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案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乃命石土敢完青石丁車駕東巡進幸泰山二月辛卯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上御輦登山日吳至山上更衣脯時升壇北面尚書奉玉牒檢上方石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帝拜群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至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周武成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延平陳氏曰三十年群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篤也尹氏曰唐貞觀間群臣有請封禪太宗

不許綱目備書于冊今建武三十年群臣亦請封禪光武不許綱目何為削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不異也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確然不惑者惟綱目樂予人為善故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書封禪者皆譏之賤之也

三月司空張純卒○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

丘氏曰前此改號年者俱在歲首歲中改號者始此

六月以馮魴為司空○司徒馮勤卒○京師醴泉出赤草

生郡國言其露降

通鑑曰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

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劉氏曰上書醴泉赤草下書秋蝗則醴泉赤草不為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產芝九莖而繼書旱世祖書醴泉赤草而繼書蝗綱目之意微哉

冬十月以李訢為司徒○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

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丘氏曰嗚呼薄太后於文帝為母於高帝則妾也假令高帝猶存一旦齊薄姬以居呂后之位不出高帝意帝其肯容之乎又曰光武以呂后幾危劉氏故黜其祭雖曰非禮亦可以為後世毋氏之戒

十一月晦日食○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讖於天下○出

議郎桓譚為六安郡丞

通鑑曰初上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恠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可不抑遠之哉臣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平卒范曄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與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尹氏曰賊莽詐稱符命篡奪漢祚公孫述自陳符命竊據蜀土皆不免敗滅此帝所親觀者也帝既即位踰三十載乃始宣布圖讖於天下何哉且帝之中興漢業以間閭百戰非以圖讖在已拱手而得之也彼符

堅醜類猶能禁絕讖緯帝乃宣布崇尚之曾謂聖武天
挺之君反不如夷狄敗亡之奠乎書以譏之宜也丘氏
曰初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
當時凡有所議擬如起明堂靈臺辟雍之類皆以讖為
據桓譚一言議之遂欲將下斬之幸而得解猶出之于
外賈逵之徒希世取寵遂至用讖言經光武一代令主
乃為此舉其為盛
德之累也大矣

匈奴南單于比死弟莫立

通鑑曰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
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為常

丁卯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劉氏曰書初何緩辭也二年書立郊社于城南矣至祠
后土則如河東於是始正北郊之位蓋中興三十有四
年矣故書
初譏之

東夷倭奴國入貢

丘氏曰此倭奴國
入貢中國之始

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 皇太子莊即位

是為
明帝

通鑑曰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
理夜分乃寐太子見帝勤勞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
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
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
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摠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
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賀善贊曰世祖未即位之
先綱目有特書三起兵則書漢宗室興復帝室至河北
則特書除莽苛政皆玄等所無也故其即位也特書即
皇帝位即位之後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元
年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畧

定即起大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未
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
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
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
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之所難能也漢史書光武長
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
務用安靜鮮繁密還漢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
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
偏息其以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
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
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諫而
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
興之美蓋未盡焉蘇氏曰世祖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
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
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
其哀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
而游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
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而董

早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
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出此觀之治亂存
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矣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
莫之為也呂氏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為一代
之規模體統以大要論之高祖識大體其間條目品節
有疎陋處光武條目品節其詳悉然於大體却道所以
兩漢風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大抵不同光武不任三
公事歸其閣以人主不親簿書期會之事此最是失政
事體統○大尉趙意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
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
別意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官屬分止他縣諸
王並令就邸唯朝脯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
陽王荆哭臨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
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彊得書惶怖即
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毋弟秘其事但遣荆出止
宮河南

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原陵

馮氏曰原陵即壽陵也在河南府孟津縣西本朝載於祀典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通鑑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難實賴有德左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請帝不許蒼常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河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良臨淄人

燒當羗反遣兵擊之敗沒冬復遣馬武等擊之

通鑑曰初燒當羗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了滇吾與第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大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羗皆叛詣謁者張鴻頌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鄧固監捕虜將軍

馬武等二將軍
四萬人討之

漢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通鑑曰帝率群臣朝于原陵如元會儀帝拜神坐退坐東廂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墓藏體魄而致上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于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虛廟柘而不重設復奉廟中之主而祭于陵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于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惟禮之循監于光武成憲損益脩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何以加諸尹氏曰朝陵之失胡氏既論之矣綱月書此亦譏之爾自後凡書朝

陵者皆倣此丘氏曰
此後世上陵之始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通鑑曰謚曰元按漢史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
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後鄧氏自中興後累世貴顯
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
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列校二十二入孫女為
和帝后曾孫女為桓帝
后東京貴顯莫與比倫

東海王彊卒

通鑑曰彊病上遣使者大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彊臨
終上疏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
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非所以全利之也
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孝養太后臣彊
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
覽書悲慟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

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
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劉氏曰廢太子
未有書卒者書此何善彊之能處廢也

秋七月馬武等擊羌破之○祭彤大破烏桓罷緣邊屯兵

通鑑曰彤守遼東使偏裨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
帥塞外震讐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
乃悉罷緣
邊屯兵

好時候耿弇卒○八月徙山陽王荆為廣陵王

祀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始服冕佩登靈臺望雲

物

丘氏曰按秦滅禮學郊祭之服皆以禘玄古制盡矣漢
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中興後明帝

始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郊祭之服
復古人之制至是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
衣裳王珮絢
屨以從事

二月臨辟雍行大射禮○令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冬
十月臨辟雍行養老禮

通鑑曰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
五更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迎三老五更於
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
階至階天子揖如礼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
天子親袒割牲執爵而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
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
難於前冠帶胥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
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
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
尚書於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

東面設几杖上親自執業榮每疾病上輒遣使存問太
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病篤上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
擁經而前撫榮垂涕榮卒上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子
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帝以郁為侍中
胡氏曰觀顯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
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威節也惜乎榮專門章句不知仲
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
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三帝可三三
王可四也必矣尹氏曰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其留意文治久矣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嚮明帝繼之
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彬彬
可觀書之於冊足為美稱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
武以之又曰昭哉嗣服繩其祖武顯宗有焉劉氏曰書
美之也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間宣布
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後先代之典帝於此可
謂賢矣文治可謂盛矣故詳書之丘氏曰後世行大射
禮始見於此又曰前書伏湛奏行鄉飲酒礼盖其自行
於所治也此則命天下郡國行之又曰後世養老之礼

始見於此

中山王馬就國

通鑑曰上以馬郭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優渥劉氏曰馬郭后所愛子也建武末年嘗遣諸王就國矣明帝請特留之至是始遣帝之待廢后可謂無纖芥之嫌矣特書美之

帝如長安祠廟陵○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

帝過式其墓是月帝還宮

劉氏曰祭臣不書此何以書錄功臣也書祭臣始此丘氏曰人君遣使祠其故臣始見於此

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

漢史曰詔有司勉順時氣督勸農桑詳刑慎罰明察羣辭以稱朕意

二月太尉趙喜言徒李訢免以郭丹為司徒虞延為太尉

馮氏曰丹南陽穰縣人延陳留東昏人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為皇太子

通鑑曰后援之女也光武時選入太子宮龍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時后前母姊

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

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至是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

所言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

請望見后袍衣踈麗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

會紀卷二十六

會紀卷二十六

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不衰

圖書中興功臣於雲臺

通鑑曰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傳俊岑彭鏗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耕房之親獨不與焉馬武傳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謂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降自秦漢悉資戰力至於翊扶王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醢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稱賤責外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禮者乎故高

秩厚禮允答元勳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莫不以功名始終延慶于后昔留侯以謂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任職夫崇息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丘氏曰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鮪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傳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為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蓋橫數之也上一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一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茂通鑑誤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漢綱目因之考之各人之傳馬成之功豈能先于吳漢王梁之德未必優於賈復况耿弇次于陳俊寇恂次于杜茂岑彭次于傳俊馮異次于堅鐔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白可見其尤可據者史明言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之四人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乃後所益也今范史板本以一人為一列王常乃在臧宮前李通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前則朱

黼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而正之則其功伐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大起北宮

既而罷之

通鑑曰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狹小但患民不安寧且罷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入又敕大匠止作諸宮咸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即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即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即帝乃赦之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曰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敬神卹民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

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劉氏曰帝方大起北宮未幾以鍾離意一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

秋八月晦日食

通鑑曰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曾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黨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朕德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賜荊州刺史郭賀三公服

通鑑曰車駕從太后幸章陵刑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救行步去襜惟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帝有德丘氏曰後世帝王奉太后出幸始見于此旌部使者善政亦始于此

大水○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通鑑曰帝近出觀覽城地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尹氏曰昔仲虺美城湯之德以從諫弗拂改過不吝為首稱蓋過者人之所不免惟能聽人之言而勇於亟改乃為盛德之舉爾頭宗繼體至是四載去夏比宮之役鍾離意上疏即救大匠止作今春校獵之行東平遣諫帝覽奏即還此亦從諫弗拂改過不吝之意也故綱目前書大起比宮既而罷之此書帝如河內不至而還皆所以著其改過之美若頭宗者於是乎有光前古矣劉氏曰書不至何美從諫也凡遊幸書不至書不果皆美之也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劾免以范遷為司徒伏恭為司空

馬氏曰遷市國人相人恭東武人

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通鑑曰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鄭與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纁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旧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眾開封人

于寘攻莎車王賢殺之

通鑑曰賢以兵威逼奪下寘大宛為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父先狗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是歲于寘王廣德誘莎車王賢殺之併其國劉氏曰塞夷相殺不書此何以書漢殺之也自漢以賢都護雖復中寘而賢猶詐稱西域大被其害於是奪于寘國于寘攻殺之以是

為漢病也故書

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通鑑曰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即劉氏曰書就國多矣未有昔歸藩者書歸藩何特筆也其特筆何賢蒼也若蒼者可以為漢藩矣故有為驃騎至卒六書之

冬十月帝如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雲中

南單于擊却之○十二月安豐侯實融卒

通鑑曰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驕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野去姬以女妻之野婦家

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實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融尋卒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宜皆下獄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子孫一人居洛陽

六年春正月沛王輔等諸王來朝○二月王雒山出寶

鼎詔禁章奏浮詞

通鑑曰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彛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其賜二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言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劉氏曰書禁浮詞何特筆也世祖書封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辭皆特筆也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

劉氏曰西漢之世皇后書崩不書葬書葬者必有故也至東漢始書葬不書葬者亦必有故也后書葬自此始

丘氏曰自古后無謚所稱號皆從其主之謚後世有謚始於此然惟用烈之一字所謂光者仍用帝謚也其後如明德和熹之類皆然後世乃用二字四字者始去其主之謚而專稱焉失婦人從夫之義矣

匈奴北單于求合市許之

通鑑曰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以宋均為尚書令

通鑑曰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田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為民害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庶吏以為足止奸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爭之時未

可改也久將自告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諫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秋八月東海王興卒○北匈奴遣使乞和親

八年春正月司徒范遷卒以虞延為司徒○以吳棠為

度遼將軍

通鑑曰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怨欲叛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劉氏曰建武之末北匈奴求和親以皇太子諫不許後雖許之漢與南匈奴未隙也故永平五年北虜入寇南單于猶擊却之於是間一歲耳北虜求合市則忘其前言身自許焉自此疑隙遂開而度遼營不得不置矣故謹書之

秋大水

通鑑曰郡國十四大水

冬十月西域浮屠法始入中國

通鑑曰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胡氏曰顯宗果明帝王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能鑒是非邪正之禍也佛者之言其道曰直指人心見性為天下後世之禍也佛者之言其道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為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若以為非性則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若以為非性則佛固人爾

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矜憫割肉捐身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蚋為比則慈悲廣大又安在哉丘氏曰此佛法入中國之始嗚呼自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自古夷狄之禍止於猾夏止于亂華然不過侵吾之邊鄙戕吾之風化固未嘗相妨也然其所侵邊鄙亦有時也所戕人民亦有限也今則求無已時矣永無限數矣嗚呼豈非天地間之一大變歟蓋嘗論之天地之區域中國為正天地之間之一大變歟蓋嘗論之天地有配偶必有親屬必有產業必有衣冠人而無此數者則非人矣人而非人是何等物邪是故人必有偶也自是中國始有無偶之人首必有髮也自是中國始有無髮之首家必有業也自是中國始有無業之家書必同文也自是中國始有不同之文本必有袖也自是中國始有獨袖之衣有父則有子中國至是乃有不父之子

莊周所謂不可解於心者於是乎解矣有君則有臣中國至是乃有不君之臣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於是乎逃矣教之大者孔子也至是乃有可並孔子之教神之尊者上帝也至是乃有大於上帝之神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浮屠氏之所謂真所謂大亂之道而實有以麗于吾聖人莫大之罪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為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釁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春秋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開端之始嗚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雖秦政之暴惡新莽之奸惡其禍不若是之烈且久也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詔聽有罪亡命者贖

通鑑曰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纁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

歡喜大恩奉送纁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光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絮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是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通鑑曰詔群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怨不能理吏黜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求鑿前戒竦然兢兢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尹氏曰詔以極言復示百官蓋特筆也顯宗有聽言之美故其書法如此劉氏曰詔求直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於是可謂賢哉綱目特書復以深美之

以鄭眾為軍司馬

通鑑曰初眾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

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帝議遣使報其使者眾上疏
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致漢使者欲離南單于之眾堅
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
歸化者絕望中國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駁
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搖動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
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
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谷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眾
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
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拜如令
匈奴遂能臣服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
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
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眾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眾
為軍司馬劉氏曰一軍司馬爾何以書
于節也眾不拜單于故於是特書予之

丙寅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通鑑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
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

聞丘氏曰此後世部
使者考察其屬之始

大有年

尹氏曰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綱目取法春秋亦有
詞同而旨異者亦有自立義例不以春秋之法為拘者
要在學者審觀之爾春秋十二公獨桓三年書有年宣
十六年書大有年先儒謂舊史災祥並記故有年大有
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存春秋亦不得而附益之有如
二百四十年之間固有務農重穀閔雨喜雨之君而皆
不以有年書者是聖人削之也春秋記異不記詳獨於
二公書有年何哉自孫明復著春秋發微謂桓十八年
惟此書有年者是未嘗有年書之以著其不能勤民務
農之實宣十八年惟此書大有年者是民食大足書之
以見其不道重斂于民常不足爾審此則春秋未嘗予
二公也至程子發明與旨則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
異蓋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
為異而特存之况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書有則

他年之歎可知胡氏傳春秋亦本此義然則春秋書有
年乃紀異也綱目書此豈紀異乎自周威烈王至今凡
幾年矣獨此始書大有雖先漢文景時亦闕然無之及
考班范二史惟見東都是年故通鑑因紀之綱目遂揭
書之蓋春秋記異不記祥是春秋之特筆也綱目災祥
並記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
事脩舉天人交感故獲有年之應綱目書之正以著當
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並行而
不相悖者臣故詳而辨之
以告後之觀綱目者云

立四姓小侯學○匈奴遣子入學

通鑑曰帝崇尚儒術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
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
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
業自其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劉氏曰特書也文治於是極盛矣
丘氏曰外夷遣子入學始見于此

刑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

通鑑曰先是荆呼相士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
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
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
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
尉樊儵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
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者高帝
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側隱故敢請耳如
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
歎息是歲二月自殺國除

始置中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

丘氏曰按後漢書宦者傳序中與之初宦者悉用閹人
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負數則前此雖有中常侍
之名未有負數也有負數始于此然其數止十四人而
已後世有賤名者乃至數千馬鳴呼國政欲不紊民力

欲不困
得乎

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通鑑曰上幸南陽召校官子弟作雅樂
奏鹿鳴帝自御塤麓和之以娛嘉賓

冬十二月帝還宮○徵丁鴻為侍中

通鑑曰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
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
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
伸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
悟垂涕乃還就國絕_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
鴻為侍中陳氏曰丁綝穎川定陵人食邑陵陽縣

十一年春正月諸王來朝東平王倉還帝臨送之

通鑑曰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
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

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
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
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
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戴氏曰夫為善之人
從容中道不為不善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
間俯仰無愧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天下之樂豈復
有大於此者今悲夫世之人以憂為樂而卒莫之知也
凡今天下之所憂者有不出於人情之所樂者乎憂樂
聚門樂未去而憂隨之十日之樂不足以敵一日之憂漢
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何
身死國除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
憂乎善乎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雖懷
道致義之士隱約窮閭明於利害之故察於人情之變
孰於天下之義理深沈默靜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
無以過此也吾於
東平之言有感焉

十二年春哀牢夷內附

通鑑曰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本紀曰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比歲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錢牛羊被野王氏曰哀牢南夷種名居于牢山明帝置為縣屬永昌郡其人身皆刻畫象文衣皆著尾即今大理國也唐時號南詔今改金齒衛隸雲南道

夏四月脩汴渠隄

通鑑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建武十年光武欲脩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與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謂者王吳脩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十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澍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劉氏曰書渠隄謹溝洫也書隄始此

秋七月司空伏恭罷以牟融為司空融安丘人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

通鑑曰河汴分流復其田跡劉氏曰凡書成久辭也自往年四月始脩於是一年而後成用民多矣故謹書之丘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然漢書言平帝時河汴決壞至是詔發卒數十萬脩汴築堤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由是觀之則汴渠不始于隋可知矣說者謂自禹以來有之理或然歟

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

通鑑曰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願忠等造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忌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

十四年春三月司徒虞延有罪自殺

未辛

通鑑曰先是有人私以英謀告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為司徒○故楚王英自殺○帝幸洛陽錄

囚因理出千餘人○太守袁安奏出楚獄無驗四百餘家

通鑑曰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十數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孫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惊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扶闈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陸鄉侯耿建胡陵侯臧信獲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

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勇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忠平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播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一必族戒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戒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奸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戒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婦舍口雖不言而仰室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

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
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袁安遷楚郡太
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
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
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
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尹氏曰英已
廢矣而猶書其爵蓋前既書其有罪所斷已明故也丘
氏曰楚王英首好佛者也曾未幾時遽遭自殺之禍連
及數千人佛氏果
報之說果有無乎

初作壽陵

通鑑曰初作壽陵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
掃地而祭打水脯糝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尊置吏卒
數人供給洒掃敢有所具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劉
氏曰初作何緩詞也帝於是即位十四年矣故書初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

通鑑曰上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尹
氏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師賤治賤教相與並行罔不可
舉一而廢一也自後世尊君太甚於是有所以孔子為陪
臣而天子不當拜之者崇師重道之意殆不如此顯宗
尊崇師傅復絕前古觀其師事桓榮之禮蓋可見矣至
魯之行前世皆曰幸孔子宅此固世俗習熟之語學者
亦習其句讀而不察者也至綱目始以詣孔子宅為文
嗚呼吾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式問表墓古帝
王於一賢士猶敬之如彼孰謂萬世禮樂之宗主扶三
綱垂世教天地賴之以有立人類賴之以不滅其過宮
室乃可以臨幸之禮加之哉不有君子衣而出之則聖
人與眾人等耳劉氏曰史書幸孔子宅此書詣何不
位加
道也

帝還宮封子六人為王

通鑑曰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邳王
鴨為汝南王邴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

裁令半楚淮王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巳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劉氏曰景帝立六子武帝立三子皆序此其不序何成帝意也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域半楚淮陽帝知節矣故畧之不序者所以成帝之美也

冬遣都尉耿秉竇固將兵屯涼州

通鑑曰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祭彤馬廖劉張耿忠等共議之秉曰昔者匈奴并左社之屬故不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復內屬故呼韓邪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饜作臣愚以為當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師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以秉為附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忠為固

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

十六年春二月遣大僕祭彤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

伊吾廬地形不見虜而還下獄免卒

通鑑曰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張掖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地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十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廬地秉彭擊匈奴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苗穆至匈奴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堂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

嶽數日歐血死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烏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尹氏曰彤之無功為左王賢信所誤爾然彤為主將偵侯不明至以小山為涿邪山則何詞以追其貞故綱目明書不見虜而還以見其所坐正在此也若夫下獄既免不書死而書卒則亦以其罪不至此特卒之爾抑揚輕重之間其不苟也如此劉氏曰伊吾盧虜要地也故符筆之書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通鑑曰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平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

悉會其吏二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注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今郭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祿雖不行班超不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司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

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強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禮意甚踈且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面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此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廣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八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夏五月司徒邢穆有罪下獄死○以王敏為司徒

通鑑曰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奔及姊婿韓光招奸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奔光及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是月晦日食○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王

通鑑曰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以楚王英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

北匈奴大寇雲中

通鑑曰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胡寅曰明帝時四陲無事匈奴不過一再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旧規大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空還而又復通西域三十國由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也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通鑑曰上常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曆明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北海王睦卒

通鑑曰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隋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懼如此

司徒王敏卒以鮑昱為司徒○白狼等國入貢

通鑑曰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王氏曰白狼槃木皆西南夷遠國名在木牛徼外

竇固司馬班超執疏勒王兜題而更立其故王子忠

通鑑曰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超從問道至疏勒逆遣吏田虜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夏五月百官上壽

通鑑曰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其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觸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

有差劉氏曰上壽不書此何以書譏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特書譏之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尉

通鑑曰遣竇固耿秉劉張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厲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少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閔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亥乙)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

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

通鑑曰北單于遣左鹿逐王率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三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涕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

年壽四十八 遺詔無起寢廟

通鑑曰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詔陶公主為子求即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尚書闕

章以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晚舊典又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賀善贊曰永平富教之事綱目屢書于冊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食詔群司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一念微近於滿假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范曄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戴氏曰夫庸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辯急庸暗者固不足於有為矣明察者亦豈盛德事乎漢元帝優柔不絕漢業遂衰唐宣宗聰明強察唐亦遂亡此二者有天

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自為太子諸王論說利害分別人情皆出人意表及既即位尊賢下士與儒生周旋揖遜有如是之資而能自降屈若此亦可以為賢君矣惜其盡用所長不少隱晦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傷於辯急而不自知也嗟夫人君之於天下豈樂人欺已哉亦治其大綱畧其細微恕其不及去其太甚者而已若盡用其聰明一事不貸群臣救過不給爭事苛察寧許人隱伏以避誅責而不肯容人小過以自取禍上下相師無復仁恩之意此豈人主之利哉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垢天之道也天道以偏覆包含為德者也混淪之間何物不有苟非天道何以涵育至於賞善罰惡則固有時矣吾觀顯宗之為君有矜已自喜之意而無深沉寬洪之量永平之政有綜核操切之弊而無優柔和易之樂蓋未嘗不為顯宗恨也夫人主患不明耳有如明察之過而其弊若此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丘氏曰按先儒論漢文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明帝不起寢廟之詔固不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必不以一特之亂命壞千古之彙制况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所正而已耶自是更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

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上壓祖宗而又不得自為一廟之主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于此矣

皇太子烜即位

是為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葬顯節陵○冬十

月以趙熹為大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

丘氏曰錄尚書之名始見于此自孔安國解彛典納于大麓以為大錄萬幾之政章帝以趙熹為太傅牟融為太尉始改領尚書事以為錄尚書蓋本孔氏說也魏晉以後權臣欲專權奪國者往往假彛之事以為名昔人謂六經不明漢儒害之也嗚呼其為害豈但經之不明而已哉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

通鑑曰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通鑑曰焉耆龜茲攻沒睦北匈奴圍寵於柳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千以救之尹氏

曰王者不勤遠畧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自孝
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
邊自是無事蓋二十年有竇固者始遣使班超故前年
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紛
紛遂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即綱目之所
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辨而明
矣或者猶以班超為奇功豈不過哉劉氏曰自十六年
至是三年爾而邊境亦多事矣西域之通其得失何如
哉綱目備書
之所以戒也

是月晦日食○以舅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

校尉

通鑑曰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
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
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
害干而家凶子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

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
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
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木冠知
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維中者各五
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
愚以為不應經義皇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
忠陛下下
全后家也

